

新疆历史资料

第八辑

(译文集)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民族研究所

1963年10月

新疆历史資料

唐江編

(漢文卷)

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

新疆歷史研究所

1958年第一版

前 言

这本资料集中所收入的有关新疆近代史的文章和摘译资料共八篇，它們都是译自俄文、西文书刊。在这些材料中：有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可供研究新疆历史作参考；有的“史料”則是捏造的，观点是錯誤的，只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工作中的对立面，当作反面材料使用。

據編者看，这些外国作家的許多錯誤观点产生的根源，主要在於他們是以仇視新疆統一於我們偉大祖國的悠久历史和仇視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客观史事作为其主导思想的。他們怀着各种偏見和不良愿望，違犯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疆历史作了随心所欲的叙述和論断。諸如：公然把帝国主义出兵侵佔我国領土的罪恶活动当作进步事业来歌頌，把帝国主义唆使的外国匪帮当作“民族英雄”来吹嘘；无视两千多年汉族与新疆各族友好合作的这一历史主流而片面夸大甚至捏造民族压迫、民族歧視……等等。讀者們在閱讀这些资料时，是很容易看出这些錯誤观点及其居心的。虽然如此，編者認為还有再提一下的必要。

編 者

1963年10

目 录

前 言

1. 英国殖民者对南疆的深入，英俄在亚洲的矛盾和 19 世纪 70 年代远东的形势.....	1
2. 中俄里瓦机亚条约（1879 年）和彼得堡条约（1881 年）.....	23
3. 1886 年——1894 年沙俄和中国的关系（有关新疆 部分）.....	45
4. 英、日帝国主义者在新疆的阴谋活动.....	58
5. 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	75
6. 阿古柏对内政策上的某些问题.....	91
7. 1911 年——1913 年间新疆北部的革命事件... ..	125
8. 中国中亚细亚（摘译原书第五章“喀什”）.....	153

共 124 页 3 册 附 录

英国殖民者对南疆的深入，英、俄在亚洲的矛盾和19世纪70年代远东的形势

当时，英国在中国南部的主要竞争者是法国。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英国的向外扩张政策同沙俄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俄的对抗情势是亚洲大陆从波斯普鲁斯海峡到海参威整个海岸线上的国际矛盾的主要环节，在19世纪60—80年代中，统治近东和中亚细亚的斗争乃是英、俄关系上最重要的问题，然而英、俄在这些地区对抗的任何日益尖锐化，不可避免地使太平洋的形势也日益复杂起来了。

英国殖民者千方百计地力图使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土库曼尼亚、浩罕、希瓦和布哈拉都隶属于自己，并把自己的统治远远地扩张到印度境外，其中也包括中国西部边境在内。但沙皇政府已捷足先登，在1864年就开始侵略中亚细亚汗国了。

俄国在60年代改革期间，在向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在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比以前更多地代表了正在日益发展中的俄国工业资本家们的利益。这些资本家力图使中亚细亚成为自己的市场，这样就可以把俄国的棉织品运到那里销售，并从那里把棉花购买回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的残余的保存，阻碍着国内市场的增大，因此侵略中亚细亚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更广阔”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

俄国商人们力图把自己的贸易扩展到中国的西部边境。但是，从19世纪后半时起，喀什噶尔和准噶尔便成为英国侵略政策的目标，沙俄以英国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于这些地区，加之，当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和陕、甘两省由于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满族官吏和中国地主沉重的封建压迫的加剧和税捐的增加，而纷纷爆发起来的武装

起义，使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了。

这些起义酝酿了很长时间，早从30年代起，陕、甘两省(1)的鸦片生产和鸦片销售就开始增加起来了，把較好的土地用来种植罂粟，引起了粮食价格和地租的高漲；在50年代，清政府为了获得同太平天国起义者們进行斗争的資財，增加了新的賦稅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稅；地方政权机关和军队得不到薪俸，对居民进行劫掠。(2)由於剝削的加剧及官吏、汉族高利貸者和包稅者們的橫征暴斂，激起了主要由回族組成的当地伊斯兰教居民的抵抗。(3)

这些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具有反封建要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运动的领导权都被当时的地主、商人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們所掌握。由於他們领导着起义，所以他們便竭力轉移农民向地主斗争的注意力，而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活动，他們一面激起宗教的狂热信仰，一面竭力使一切运动具有同“異教徒”进行决死的“圣战”的反动性質，这样就促使了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之間互相殘杀。

起义者們由於始終是在当地的封建主和宗教人士們的领导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限於剷除滿汉官吏，而沒有剝夺当地地主的土地，沒有褫夺他們的特权。(4)但是，除了一些代表宗教人士和当地封建主的起义头領以外，在运动中也出現了一些維護农民和农村中沒有地位的上层分子的利益的革命派領導人，后来轉移到烏魯木齐和喀什噶尔的陝西农民領袖白彥虎，就是这样的人物。(5)

起义迅速地蔓延到准噶尔地区(6)，烏魯木齐城区成为回族起义的主要中心之一。由維、回两族人民組成的“官府农民”(或塔兰奇)，1864年在伊犁河流域举行了起义，塔兰奇耕种着用来供养滿清八旗軍和中国官吏的土地，他們起义的原因，不外乎是封建

压迫的加剧，挖掘渠道日益无限度的加重，抢夺牲畜和粮食、士兵的抢劫、殴打，官吏的勒索和为了充裕清政府国库的特种税赋的搜刮(7)，在起义以前，仅银子一项年年从伊犁运往北京去的就有1,136 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译注）(8)。

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奴塔兰奇，但是最初一些上层宗教人士和最显贵的当地维族官吏企图攫取起义的领导权，以前水的分配和捐税摊派的权力；就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9)然而企图破坏起义的这些人士的这一阴险的行为，却导致了他们自身的灭亡和土地的被没收。1866年，政权掌握在奥不尔——奥格勒手里，他成了伊犁的执政者。在地方拥有领导地位的是一些新的和部分从前乡村的塔兰奇上层人士——塔兰奇乡村的村长和百户、十长等人。

起义以后，维吾尔农民（塔兰奇）就成了自己份地的主人；满洲八旗军队和中国官吏的土地被没收了，但主要是在一些富裕的塔兰奇的官吏上层分子之间进行分配；(10)赋税也减轻了很多，因而所有塔兰奇农民的情况改善了不少，(11)虽然根据某些史料来看，他们不仅耕种自己的份地，而且还耕种地方农村长官的土地。(12)同时又从占有特权地位的满族军事移民（锡伯和索伦）手里，没收了部分土地，而这些移民本身也担负着许多农奴的工作。由于牧场、土地、牲畜和赋税的摊派而在塔兰奇维族和其他民族——锡伯族、索伦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蒙古族之间所引起的冲突，使边境的形势复杂起来了。

中华帝国的西部边境，逐渐都落到宣告独立的执政者们的手里去了。早在伊犁事件发生以前，由于维族和浩罕的封建主所领导的暴乱的结果，曾使喀什噶尔脱离了俄国。在1864年，喀什噶尔的政权被浩罕的部将阿古柏所攫取，后来他使边境的一些其他城市

也隸屬於他，關於1867年在他自己的領導下吞併了整個喀什噶爾，使它成為一個封建神權政體的汗國，阿古柏政權的支柱是由過去接近他的維吾爾——浩罕黨羽所形成的地主貴族階級、軍隊和伊斯蘭教上層人士。

阿古柏為了利用英國的援助來反對清政府和沙皇，以及鞏固自己的統治，同英國在印度的當局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而英國政府和英國在印度的當局，正指望喀什噶爾脫離中國，他們打算使阿古柏依附於自己，並把中國西部全部起義地區變成一個從屬於英國的巨大的伊斯蘭教國家，以使用來反對俄國，封鎖俄國貿易及其深入亞洲內部的影響的進一步擴展的道路。(13)

英國當局派遣了間諜前往喀什噶爾(14)，並煽動阿古柏和浩罕汗國反對俄國，1865年，英國軍官約翰遜派往和闐，不久，阿古柏也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前往印度；1868年以旁遮普商人茶園主沙敖(Шой)和旅行家烏爾脫(Гейорд)(15)為首的新的英國調查隊到達了喀什噶爾；而在1870年，英國間諜佛賽斯(Ферсайт)的第一次使團也到那里去了。按照在1870—1872年與克什米爾大王的協定，經克什米爾通往葉爾羌(莎車)的道路，是處在英國軍事當局的控制之下。英國在印度的一些有勢力的集團希望控制中國西部和鄰近的中亞細亞汗國的貿易，他們認為喀什噶爾是“通往布哈拉和伊犁市場的門戶”。市場、和闐的黃金、土爾克斯坦的羊毛、銷售印度和曼徹斯特商品的机会，都在吸引著他們。(16)

阿古柏在使中國西部的城市一個個的相繼屬於自己，擴大了自己的統治以後，便公開地對俄國表示敵意，他對俄籍人民的商隊貿易加以阻撓，並企圖使在天山特克斯地區的柯爾克孜人受自己政權的

管轄，以便迫使他們以牲畜和糧食供給喀什噶爾。1868年在俄國軍隊進軍布哈拉的時候，阿古柏便採取威脅的態度，聚集軍隊準備入侵伊塞克湖和楚河地區，並出示公告柯爾克孜人。(17) 1869年，他向伊犁“蘇丹”提出建議，要他們接受自己的管轄，當阿古柏的建議遭到拒絕以後，他便命令自己的軍隊占領穿過天山通往伊犁谷地的木索爾達坂的南坡，並在那里建造防禦工事。(18) 阿古柏的這一行動意味着他的侵略和英國對伊犁邊區勢力的擴張的直接威脅，從而再進一步向准噶爾擴張。伊犁谷地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為它是喀什噶爾和准噶爾之間的咽喉，並可以作為阿古柏的糧食基地。

阿古柏在暴露自己進攻伊犁的陰謀的同時，又煽動浩罕國反對俄國和抵制俄國的商人，並勸告浩罕禁止同俄國商人進行貿易，他自己也在喀什扣留了俄籍人民，(19)而為了掩人耳目，他又派遣使者米爾查·薩其前往彼得堡。

沙皇政府凝視着中國西部邊疆所發生的一切事件，1865年中國向沙皇求援，請他們協助鎮壓伊犁地區和准噶爾的武裝起義，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請求俄國駐京大使符拉格里，要俄國邊區當局借給伊犁將軍糧食和武器，並希望能夠派遣軍事指導人員前往，(20)而伊犁將軍亦親自寫信給俄國邊區長官，信上說：“我們祈求你們迅速進軍”(21)。回族人也向俄國當局請求援助。

沙皇當局希望清政府鎮壓起義，因而給予了伊犁將軍某些援助，將他的信轉給了北京，並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將價值50萬盧布的中国銀子運到科布多。(22)沙皇政府認為保持中國完整較之使中國分裂對自己更為有利，但是他又對中華帝國的鞏固沒有信心。由於耽心清帝國會完全崩潰，耽心回族人民會形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事先就使自己同它處於敵對關係的話，那就太不謹慎了”

(23)。因此沙皇政府決定暫時採取觀望的態度。

戈爾恰科夫在給符拉格里的信上寫道：“當滿清政府在西部的統治不穩固的時候，直接干涉無疑是不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並禁止出售武器給起義者，但同時戈爾恰科夫又補充了一點，他不希望“武裝反對我們的回族人，因為在現在武裝起義的成敗還未分明的時候，將來可能會對我們極端不利的”(24)。戈爾恰科夫在給一位軍事大臣的信上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自我們方面的任何干涉將會妨礙我們今后的行動自由”(25)。

為了不讓當地的哈薩克居民向中國移牧和起義者越入俄國領土，在俄國部隊有時越界而不可能不發生局部的衝突，便在邊境布置了監視部隊。

沙皇政府耽心，英國會利用中國西部邊區伊斯蘭教國的興起，並藉助於力圖侵略伊犁和准噶爾被回族占領地區的阿古柏，把它們統一在自己的勢力之下。1869年，英國政府建議俄國承認脫離中國而獨立的阿古柏政權，這一意見被彼得堡拒絕了，“不管是由於對阿古柏政權的巩固的不信任，或者是由於中國不承認阿古柏的緣故。”

1869年，沙皇政府考慮到，同中國划界勝利的結果表明了，中國在准噶爾北部政權的巩固，(26)同時，在沙皇的官員中間也逐漸深信在中國西部暴動的性質是變化無常的，深信已經脫離中國的那些地區遲早一定會被清政府軍隊重新占領。符拉格里、亞洲司司長斯特列莫霍夫和戈爾恰科夫公爵都始終保持着這種看法。

1870年秋天，在軍事大臣主持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決定：在對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和歷史悠久的鄰國”的關係上，要是現在違犯傳統的對外政策，協助回族和阿古柏所占領的地區脫離中國，那就

不太明智了。(27)

1869年，沙皇政府还繼續採取見机而行的政策，可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使沙俄政府在1871年向中国的西部边境採取了直接武装进军，反对起义者的行动。推动这一干涉力量的原因如下：

第一，是阿古柏的行动——他的军队对木素尔达坂南坡的占领和他入侵准噶尔地区的烏魯木齐城的意图。当事件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參謀总部总參謀长盖甸写道：“如果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形成的話，那么这个强有力的、对我们不友好的阿古柏，将领导这个国家”(28)。

第二，中国边疆的起义切断了俄国在中国西部的市場，它們阻撓沙俄享受同中国签订的条約上規定的一切权利和发展同中华帝国西部地区貿易关系。1869年，武装起义向蒙古西部蔓延，結果烏里雅苏台(古卜胡朗图)城被毁灭了，在烏兰巴托的中国商人中間頓時引起了混乱，他們向俄国大使請求援助，(29)參謀总部总參謀长盖甸將軍认为，这些事件使中俄的貿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甚至从恰克图到北京的道路受到了威胁。(30)

第三，回族和塔兰奇的起义促使了在俄国境内哈薩克游牧居民和柯尔克孜人不安情緒的增长。关于这一点，边疆当局早已作了报告，在1869—1870年間，沙皇官員們认为形势变得更为令人不安了。因此沙皇政府决定必須用武力来控制之。

由於以上所有这些理由，沙皇政府作出决定，命令自己的军队占领喀什噶尔和准噶尔之間在战略上占最重要位置的伊犁地区。关于武装干涉的決議，是在1871年2月10日和3月2日的特別會議上通过的，关于共同实现拟定措施的討論，清政府也应邀参加，

但它声明自己还不能马上行动，但就在这一年，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地区。伊犁执政者奥不尔奥格勒的部队开头还进行了抵抗，但是后来就被迫放下武器。这些事件粉碎了阿古柏和及其英国保护者觊觎伊犁地区的一切计划。沙皇政府调动了不少哈薩克部队前往烏兰巴托。

沙皇政府刚开始时把占领伊犁河流域和伊犁城，看作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想以后归还中国。(31)但耽心俄国保留这一地区以备自用，或是对归还这一地区提出任何条件，都会使中国大臣們不安的北京政府，已经宣布恢复伊犁将军府，虽然在那时候还没有由中国军队来占领和保持住伊犁地区的任何现实的可能性，可是伊犁将军荣全却坚持要立即把伊犁交还中国。1872年荣全同俄国的全权代表波古斯拉夫斯基少将在謝尔吉奥波尔城(Сиргиополь)进行了会谈，波古斯拉夫斯基少将声言，在中国军队自己还不能保卫伊犁，防止阿古柏侵犯时，把这一地区归还中国是不可能的(32)。

在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报刊上以及在一些军人、官员和个别资本家中间，出现了許多永久侵佔伊犁地区作为殖民地的公开的論調。虽然沙皇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但它认为永久保持伊犁是不适宜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也接到指示：“我們应避免在国外的占领地区內发出一切会引起我們將长期占领伊犁这种肯定說法的命令”(33)。沙皇政府通过了另一項计划：它打算把伊犁的归还拖延到中国西部边区的暴动被平息之时，然后再要求在中国西部開闢新的貿易路綫和“修正某些边界的划分”(34)，作为归还伊犁的条件。这一政策引起了中俄关系急剧的恶化。

在占领了伊犁地区以后，俄国当局即廢除了奥不尔奥格勒(Абиль-Орда)政府和他的高级官吏的权力，沒收了塔兰奇官吏

手里的滿清官員和八旗軍的土地，並把它們歸作政府財產。許多塔蘭奇村的官長被滿清統治時的前任官員所代替。(35)沙皇當局對塔蘭奇課以奇重的現金稅，居民根本無法繳納，不管罰金是怎樣的严厉。(36)由此可見，在鎮壓起義居民的時候，沙皇軍隊的進軍是典型的武裝干涉，對人民群眾有嚴重的惡果。

俄國軍隊的進入伊犁，以及土爾克斯坦總督考夫曼對停止俄國對喀什噶爾貿易限制的堅決要求，都給予了阿古柏某些影響；而關於清政府軍隊1868年——1870年使陝西省的回族起義遭到決定性的失敗，並準備進軍西征的消息，使阿古柏感到更為不安。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阿古柏不得不改變了對俄國的態度，他寫信給考夫曼，要求派遣全權代表進行談判。

沙皇政府那時正忙於準備進軍希瓦，為了使阿古柏同英國疏遠起見，認為先行調整與喀什噶爾的關係是很重要的。(37)於是在1872年考夫曼就派遣考列巴爾斯(Каульбарс)上校到阿古柏那里去，後來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通商條約，阿古柏允許俄國人民通商自由，交付2.5%的稅金，並有權在喀什噶爾各個城市擁有俄國商隊自己的駝隊頭目。(38)

這個條約使北京甚為不安，但是實際上這完全不是針對中國的，也並不意味著沙皇政府企圖鞏固阿古柏的地位。

阿古柏一面忧虑中國軍隊的進攻，但一面又企圖獲得俄國對喀什噶爾脫離中國而獨立的正式承認，可是沙皇政府不希望自己同北京的關係複雜起來，因而拒絕了這些強求。(39)倫敦英國內閣要求俄國承認喀什噶爾為英、俄兩國之間的“中立地區”的建議，也被俄國拒絕了，這些建議都是用來掩蓋英國把這個地區置於自己的保護下的陰謀。

同时阿古柏对俄国的貿易繼續加以限制，收了貨物不給錢，將俄国商人也扣留不放（40）而英国在印度的当局也加紧煽动阿古柏反对俄国。在1873—1874年，佛賽斯第二次的使团，在强大的警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了喀什，克什米尔大王給了这个使团6,476名赶牲畜者和1,620匹馬。佛賽斯运去了二門大砲，无数枪枝和其它武器，他受到了阿古柏极事諂媚的接待。（41）

1872年2月2日，阿古柏同佛賽斯締結了一項不平等条約，允許从印度到喀什噶尔来的商队自由通商，並課以低於2.5%的税金；英国有权在喀什指派政治代理人；並在喀什噶尔地区任何城市指派听命於政治代理人的商务代办人；条約的条款規定英国籍人民享有治外法权，並也適用於印度的公使和商人。在印度所成立的“土尔克斯坦貿易公司”（叶尔羌貿易公司）每年派遣到喀什噶尔去的大商队有好几批。根據俄国的情報，佛賽斯曾在1874年向阿古柏表示愿意向他供給武器，並以和闐黄金开采权轉让給英国人为交换条件，（42）然而英国在喀什噶尔的貿易，也始終沒有得到广泛的发展。虽然英印的貿易控制了和闐和叶尔羌（莎草）的市場，可是商队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艰苦和旅途时间的过长，阻碍了貿易的增长。喀什噶尔北部地区又受到俄国市場的吸引。在这些地方，更合乎居民心意的，則是俄国商人的商品，不論是銅鑄台、鉄鍋和其它笨重物品，或是茶和具有新奇图案的印花粗布。（43）

英国在喀什噶尔的阴谋，成为狄茲勒里出任內閣时期加紧擴張英国殖民政策的計劃的一部分。当时，狄茲勒里內閣的主要力量，都被集中在使埃及、土耳其和同印度相毗連的一些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殖民者通过克什米尔已經深入的中国西部边境在內，隶属于英国的統治之下。罗林松曾經劝告过中亚細亚的伊斯兰教徒起来反

对俄国，在俄土战争发生以前，英国政府力图把阿古柏变成自己反对沙俄军事计划中的工具，並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促使他同土耳其亲近。实际上早在1872年，阿古柏就承认自己是土耳其的藩臣了，並下令在钱币的一面压铸“阿勃都——阿齐斯苏丹”的字样。

(44) 阿古柏最亲信的土耳其間諜薩曼伯克(Заман-бек)隨着佛賽斯的第二次使团来到了喀什。阿古柏从英国获得了步枪、手枪、大砲、軍事指導員和給阿古柏建立制造枪彈、鑄造大砲的工場的專家們。1875年，土耳其又送給了阿古柏6,000支步枪和一些軍用品，在俄土战争的前夕，克魯泡特金上校探悉阿古柏已經有了60門大砲。

1875年，駐倫敦大使彼得·舒瓦洛夫曾同英国外交大臣得尔比談到英国同阿古柏可能联盟的問題。1876年，沙皇政府鎮压了浩罕起义，於是阿古柏的处境惡化了，他不得不同意將几个达疆哨兵引渡給俄国。左宗棠軍队的进军，迫使阿古柏派遣新的使者賽亦德·雅古布汗前往倫敦。(45)

英国政府把喀什噶尔变为依附於英国的国家和英国軍事计划的工具的希冀，很快就破灭了，清政府亦不愿意听从英国使节威妥瑪的意見，他建議清政府放棄重新占領喀什噶尔的打算，而將錢用之於海岸防禦上，(46)在受英国人唆使的1876年2月20日“申报”上登載說：“中国最好暫緩恢复自己对西部地区的統治。”(47)英国政府希望保存作为它反对俄国未来的同盟者的阿古柏王国。可是中国的軍隊已經逼近了南疆，阿古柏顧不得出来反对俄国了，为了同沙俄作战而与英国締結的正式联盟因此而終結，显然，这已不再存在了。(48)

威妥瑪担心阿古柏会被中国軍隊歼灭，故在1876年，又一

次的企图挽救阿古柏，他通知中国大臣們說：如能允許阿古柏“在中国宗主国之下保持自己的国家”（49）的話，他将停止軍事行动；威妥瑪又以西征的种种困难来恫吓中国大臣們，並故作悲歎地說西征需要新的开支和增加厘金；（50）当时，李鴻章和郭亲王（係郭嵩燾——譯註）已經同意同阿古柏妥协了。

英国外交大臣得尔比又向中国駐倫敦公使公开建議，在由阿古柏向中国朝貢的条件下，使阿古柏王国中立。（51）得尔比肯定的說：英国希望藉助於英俄两国之間的喀什噶尔緩冲国的建立，只在於“阻止俄国的前进”。对这一点，中国軍隊在中国西部的总指揮左宗棠（52）在其奏文中諷刺地指出：“若英国想在中亚細亚建立一个冲突国的話，那么他完全可以亲自处理屬於它自己的領土”（53）（即欲別立为国，則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見“左文襄公全集”第五十一卷第十八頁上——譯註）。

在英国政府企图支持即将垮台的阿古柏王国的时候，沙皇政府协助中国在喀什噶尔政权的恢复。在由米留欽主持的1876年4月23日（11）日的特別會議上曾作出这样的決議：接近阿古柏对俄国來說是危險的，是不利的；因为在俄国境內的伊斯兰教居民中将会“繼續动盪不安”（54），同时“商业利益”也迫切希望阿古柏垮台，於是决定鼓励俄国商人供应粮食給中国軍隊，他們正在向回族所占領的城市和喀什噶尔进攻，如果没有粮食儲备的話，那就不可能向前推进了，俄国粮食的供应是对清政府的一种重大援助。（55）

喀什噶尔内部的形势，也加速了中国政府軍隊对该地的征服。阿古柏政权的复灭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對於普尔熱瓦爾斯基來說，在1877年就已清楚地看到了，他曾經說：“阿古柏王国在最近

的将来即将垮台，因为喀什噶尔的执政者把人民看做是奴隶群众，极度的榨取他们的血汗。”阿古柏及其周围的党徒对人民残酷地进行剥削和压迫，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观察，赋税达到这样的程度，农民留下的尚不及收成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同时阿古柏对寺院的土地也征收赋税；他只依靠军队和来自塔什干、布哈拉、浩罕，甚至来自印度和阿富汗的移民。(56)他想要什么，就从商人那里拿什么，据普尔热瓦尔斯基说，人民仇恨阿古柏的战友党羽们，即新的地主贵族、城市执政者、军队官长和他本人的卫队们，更甚于满清官吏；当时，死刑已成常事；阿古柏住在四周有卫队保卫的城市中，他每夜不睡，甚至带着毛瑟枪常到清真寺去。(57)阿古柏的封建的当权党羽们，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逞兇肆虐和专制横暴损坏了他的政权，使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丝毫长期和稳固存在的可能了。

当阿古柏王国衰弱的时候，反动的满清政府的军队迟缓地、但不断惨无人道地镇压了中国西北边区伊斯兰教人民的起义，到1878年才把他们彻底的镇压下去了。满清军队在许多地区对起义人民大肆屠杀，所经之处，俱成一片荒漠。这引起了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的抗议，他担心由于这样的残杀，会使俄国将来在中国西部的贸易因而不振，幸免于难的四千余回族人同他们的首领民族英雄白彦虎一起，在1878年1月冒着酷寒通过山道逃到了俄界那累姆边卡。(58)当地的资本家和富农，虽然他们的谷仓中粮食已经堆得满满的了，但是他们仍用投机价格出售粮食给回族人而大发其财。然而，先进的俄罗斯人民如托克马克县的医生A·B·普尔热戈德斯基和他的助手华西里·米哈洛维奇·伏龙兰(享有荣誉的苏联统帅的父亲)给予千百个冻饿和负伤的受难人无私的和舍己的救助。(59)